

歸硯錄卷三

海昌 王士雄孟英原著

鄞縣 曹炳章赤霄校刊

漢軍王爵字大卦博通今古不求進取而工醫能起死回生危疾遇之罔不活某軍有大貴人舉家數百口皆疫疫且將死延之治王逐一視脉投劑皆立起惟貴人不與療強之再乃開方大書云砒霜三錢火酒四兩煎服貴人愕然謂之曰若是者不速死耶王正色曰若貴者不速死何俟貴人曰我何罪而至是耶王曰貴人身為大臣不思致君澤民乃以貨利為心橫求苛索八旗軍士痛恨入骨一旦聖明知之賜死西市身首異處家財籍沒妻孥入官不若速飲余之砒酒庶幾完其頭領保全家口此真良藥也寧以為毒而卻之乎于是貴人悚然受教卒改其行

江陰陳定九留溪外傳

郡中朱姓素有飲癖在左脇下發則脹痛嘔吐始發甚輕醫者每以補劑療之發益勤而甚余戒之曰此飲癖也患者甚多惟以消飲通氣為主斷不可用溫補補則成堅癖不可治矣不信也後因有鬱結之事其病大發痛極嘔逆神疲力倦醫者乃大進參附熱氣上衝痰飲閉塞其痛加劇肢冷脉微醫者益加參附助其閉塞飲藥一口如刀箭攢心哀求免服妻子環跪泣求曰名醫四人合議立方豈有謬誤人參如此貴重豈有不效朱曰我豈不欲生此藥

歸硯錄卷三

海昌 王士雄孟英原著

鄞縣 曹炳章赤霄校刊

漢軍王爵字大封博通今古不求進取而工醫能起死回生危疾遇之罔不活某軍有大貴人舉家數百口皆疫疫且將死延之治王逐一視脉投劑皆立起惟貴人不與療強之再乃開方大書云砒霜三錢火酒四兩煎服貴人愕然謂之曰若是者不速死耶王正色曰若貴人不速死何俟貴人曰我何罪而至是耶王曰貴人身為大臣不思致君澤民乃以貨利為心橫求苛索八旗軍士痛恨入骨一旦聖明知之賜死西市身首異處家財籍沒妻孥入官不若速飲余之砒酒庶幾完其頭領保全家口此真良藥也寧以為毒而卻之乎于是貴人悚然受教卒改其行

江陰陳定九  
留溪外傳

郡中朱姓素有飲癖在左脇下發則脹痛嘔吐始發甚輕醫者每以補劑療之發益勤而甚余戒之曰此飲癖也患者甚多惟以消飲通氣為主斷不可用溫補補則成堅癖不可治矣不信也後因有鬱結之事其病大發痛極嘔逆神疲力倦醫者乃大進參附熱氣上衝痰飲閉塞其痛加劇肢冷脉微醫者益加參附助其閉塞飲藥一口如刀箭攢心哀求免服妻子環跪泣求曰名醫四人合議立方豈有謬誤人參如此貴重豈有不效朱曰我豈不欲生此藥

實不能受。使我稍緩痛苦。死亦甘心耳。必欲使我痛極而死。亦命也。勉飲其半。火沸痰壅。呼號宛轉。而絕。大凡富貴人之死。大半皆然。但不若是之甚耳。要知中病之藥。不必入口。而聞其氣。即喜樂而欲飲。若不中病之藥。聞其氣。則厭惡之。故服藥而勉強若難者。皆與病相違者也。內經云。臨病人問所便。此真治病之妙訣也。若孟子云。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此乃指攻邪破積而言。非一例也。余編泗溪醫案。吾鄉蔣寅昉大理欲以付梓。囑友人繕清本。漏此一條。迨刻竣始知之。不便補鐫。故錄于此。又按此人。醫亦素固。肝熱內熾。而成與中氣虛寒。飲傳宜溫藥和之者。症候迥別也。所云中病與否。聞氣即知。最為有理。曩省中顧肇和之大令。室患暑醫者以其產後。而泥用肉桂。病者聞之甚畏。堅不肯服。家人再四勸飲。遂致不救。不但藥也。食物亦然。余性畏開冬春飯氣。故食之輒病。

鄰人顧姓者。因少年勤內事。頭皮血出如汗。此肝腎之火逆上。因血熱甚。所以從髮竅直出。蓋汗乃血之液。從氣化白。經有肌衄一條。因氣散不能從化。故肌膚汗血。此證非氣不能化。化亦不及也。與甘露飲而痊。

章御臣屢夢白人。持刀自割其頭。至流血。即驚醒。漸至閉目。即夢眾醫莫措。松江沈魯珍治之。曰。寐而見白人者。肺虛也。以獨參湯每劑一兩服之而愈。

當湖汪希生內政。中年時每食猪肉。即體戰慄。屢醫不效。嗣因他病服逍遙散數劑。而舊疾亦瘳。後與余談及此事。竝詢其故。余謂素問云。諸禁鼓慄。皆屬於火。此必肝胆素有鬱熱。猪肉乃動風之物。能引動其病。而不能開其鬱。故食之即發。逍遙散乃開鬱散火之劑。所以偶服。

得愈。愚按錢塘吳君韻齋令正。每食猪肉少許。即腹痛氣衝。神瞽如寐。必嘔吐而始舒。如是者經年。余亦作厥陰鬱熱治。以雪羹吞當歸龍會丸而瘥。

余郡一人。項邊忽癢。漸起白痕一條。相延漸欲至喉。痒不可忍。羣醫莫識。一方士以刀輕開其痕。出白蟲甚多而愈。曰此蟲瘤之類。凡皮肉作痒。或起痕。或高起。皆其症也。

杭州周南溪年三十餘。體壯畏熱。飲冷貪涼。至仲秋忽兩腋筋脈掣痛。數日後牽掣至兩臂。又數日手指一動。即周身筋脈掣痛而絕。諸治不效。余脈之絃而急。絃為飲。急為寒。乃寒濕生痰。流入筋隧也。以半夏茯苓各三錢。白芥子二錢。橘皮木瓜各一錢五分。乾薑一錢。生薑三片。煎送控涎丹一錢。服後手指可動。再服手足不復牽掣。改與六君子湯善後而愈。以上秀水沈岷

源奇證

湖州湯榮光解元。世業傷科。接骨有奇效。其家傭者采桑于樹。樹折墜地。腹著枯椿而破。人即昏暈。湯聞之。令徒携藥敷治。徒視瘡口二寸餘。已透膜內。係紅肉。不見腸。故以線縫之。而形似口。張不能合。徒以告湯。自往視之。果然。乃令舁歸。傭少醒。復飲以藥酒。使不知痛楚。隨用刀割傷口。使寬。以鐵鈎鈎膜內紅肉出。則其大如掌。乃宿患之瘡母也。始如法敷治。瘡口而愈。宿疾頓除。

一富翁傾跌傷臂。脫脫護痛。不許人動搖。人皆技窘。湯令患者向隅立。卒取冷水潑其項。患者

徒作寒噤乘勢將臂一把骨隨入歇愈矣

一人因跌而脊骨脫散者下節錯向內無可著手湯令其家密備栲栳一隻中安綿絮置於空  
扶患者環柱走走之卒推置栲栳間上身直而下身彎環所脫脊骨稍凸出遂以按入而愈

愚謂此等手法心思非凡庸所及苟能觸類而通則目無難題矣

以上星  
南野語

呂氏婦病兩旬延余視之甫入室病人裸衣而卧神色不清猶自掖被掩其胸

非熱證及按脉  
神昏

細而無神目瞤咽痛不能容湯水身冷如冰汗出如洗余思仲景云大寒反汗出身必冷  
如冰咽痛目瞤者龍雷之火上炎也用熟地一兩桂附各一錢菊花三錢煎成冷水浸涼服

之諸病如失即索粥飲次日再一服隨以大補之藥十餘帖而安愚按大寒反汗出乃陰盛

格陽於外也故身冷如冰咽痛目瞤者陽戴於上也凡格陽戴陽皆是虛陽外越所謂內真

寒而外假熱故可以桂附引之內潛不可誤謂龍雷之火上炎也夫春分龍見而雷乃發聲

秋分龍蟄而雷乃收聲是龍雷之火必炎於陽盛之時人身一小天地肝為角木震為雷龍

雷之火即肝火也必腎陰虛者肝陽始熾致生龍雷火上炎諸症治宜壯水制火設昧此義

而妄援引火歸元之說不啻抱薪救火矣古書辨別不清貽誤非淺惟葉天士先生景岳發

揮何西池先生醫碯發明最暢學者所當究心也舍弟仲韶於乙卯新秋陡患洞瀉數行即

渾身汗出如洗慄慄一息黃夜速余往視脉亦沈細身涼不熱宛似虛寒之證惟苔色黃膩

小溲全無。乃濕熱病也。與桂苓甘露飲一劑而瘳。附錄于此。以便互勘。

友人洪岳山用仙人杖炭與煨牛齒等分研末。柏子內青油調以蘊膿甚效。後余治一肝鬱為病中腕脹滯作痛。腹漸大。欲成脹病。治以宣利疎養之法。二十餘劑。腹中已寬。寬暢性大。腹仍空臯不痛。思索再四。於原方加入仙人杖數寸。一劑果平。蓋嫩竹出土自枯。取其自然之性。遂合病機。而收捷效。愚謂方藥主治。皆可借用。有人因勞力後。李脇作痛。諸藥不愈。而問治於余。適徐君亞枝有保胎神佑丸寄送。余遂以三錢與之。竟爾霍然。繼有因踢傷而腹痛。時作者來乞藥。亦用此丸。一服果下黑矢而平。

道光丁亥秋季。病寒熱者。中腕俱結塊如覆碗。投以瀉心陷胸皆不效。死者不少。因閱外臺秘要。載有增損理中丸方。主治纖毫不爽。余用以治此證。無不立應。間有一時不能消。仍作丸服。以刈根株。凡余所治。其最劇者。陝人王姓。羣醫雜治兩旬。邪塊較大。按之甚痛。四肢逆冷。形萎面青。齒枯舌乾。無津。大便旬餘不解。脈弱欲伏。余謂邪氣搏結中宮。正氣津氣幾已消涸。即師其法。用東洋參白朮各二錢。黃連乾姜各五分。牡蠣五錢。花粉三錢。枳實一錢五分。元明粉三錢。服後便行塊。即漸減。脈亦稍起。四肢略溫。仍以是方加減十餘劑而痊。

陳氏婦盛夏病霍亂吐瀉。腹中疝痛。四肢厥冷。汗溱溱。轉筋戴眼。煩燥大渴。喜冷飲。已即吐。六脈皆伏。余曰。雖霍亂實臟厥也。經云大氣入藏。腹痛下注。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速宜

救陽為急遲則腎陽絕矣以四逆湯姜附各三錢炙甘草吳萸各一錢木瓜四錢煎成冷服  
日夜連服三劑四肢始得全和危象皆退口渴反喜沸湯寒象始露即於方中佐以生津存  
液之品兩服而安愚謂此案論證用藥皆有卓識惟不言苔色尚欠周詳其真諦在喜冷飲  
而飲已即吐若能受冷飲者即為內真熱而外假寒矣

倪姓患霍亂吐瀉審知始不作渴四肢不逆脉不沈細一醫用大順散兩帖漸至於此因見四  
逆復加附子脉證更劇余曰此病一誤再誤命將殆矣若果屬寒投熱自病已今反四逆脉  
轉沈細欲伏乃釀成熱深厥深與熱邪傳入厥陰者何異即以竹葉石膏湯人參湯西洋參  
加黃連滑石兩劑而愈同時有陸姓患此醫用回陽之劑日夜兼進厥逆煩躁日增病人欲  
得冷水禁絕不與甚至病者自起拾地上痰涎以解渴遷延旬日而死噫即使真屬陰寒陽  
回躁渴如是熱藥之性鬱而無主以涼藥和之病亦立起不學無術曷勝浩歎

張氏女夏月患霍亂醫用姜附霍朴萊連等藥嘔吐雖止腹痛不已而痢五色至第八日始延  
余診兩目罩翳唇紅舌絳胸膈煩惋口渴引飲脉細數沈部有力是暑穢之毒擾亂中宮而  
病霍亂苦熱雖可開鬱止嘔畢竟反助邪勢致變五色毒痢此暑毒尚不甚重而兼濕邪故僅變五色痢若無濕而暑毒內

盛者服姜附即不可救矣與子和桂苓甘露飲加黃連銀花黑豆兩服翳退而諸恙遞減胃亦稍蘇因畏  
藥不肯再服余謂餘邪未淨留而不去戕害藏府必轉他病乃與三豆湯加甘草代茶頻飲

而愈

以上慈谿童枋盧存心橋童為吳浩然及門可謂青出于藍矣且知霍亂有陰陽二證更非近人所能及惜余未見其人也

橋李陸集園治寒濕暴侵咳嗽不止用猪肺管一條入去節麻黃二三分兩頭以線繫繫配以杏苑橘枳蘇子等品煎服甚有巧思

王寔菴乃郎瘕病角弓反張兒醫不能治王自用當歸四逆湯一服汗解亦可謂善讀仲景聖書矣然此必太陽風寒之邪因血分不足而內犯厥陰故宜此方非凡瘕皆宜此方也  
一成衣患三瘕數年繼又痢下後周身浮腫待死而已忽得一方用新鮮棟樹上草一枚切碎煮熟連湯淡服一啜而三恙悉痊

王燮菴幼時痧後食酸太多咳嗽不止年餘骨立五心煩熱已近童勞一人教於每日黎明以頭窠鷄子一枚打千餘下入鹽少許沸湯淪服百日而痊

黃氏婦崩血不止大便泄瀉半身痺痛余脉之右濡左浮絃略數知其脾有積濕肝有鬱熱因外風內陷入腸胃則泄入血室則崩竄絡則痛也與旋覆花湯加歸鬚桃仁柏子仁潤血和絡川芎神麴以化濕芩防堅營散風五服而三恙全愈

以上吳門薛瘦吟醫贊二筆

常州伍某素壯健方啖飯忽呼痛倒地云胸膈如刀割羣醫莫解越三日慄慄待斃矣一老人過問病人今磨陳墨汁與啜痛立止病如失因問此何證日記少時鄰人患病類此一老醫以此法治之而愈謂誤食天絲毒也想墨汁無害故令試之不料其果合耳

固始有人於元旦食湯圓訖方出門賀歲忽腹如火燒痛不可忍暈絕仆地移時稍蘇而號痛聲徹四鄰延醫診視皆云脉細如絲痛極脉細不治越日門外來一丐僧家人辭以有病僧云何不問我家人苦無策姑令診視僧一望即曰是誤食蛇精也于破囊中取藥丸一粒以水研灌移時病者起嘔如雀卵者數枚僧曰未也復嘔穢狼藉出一物如鷄子大僧曰是矣剖試乃血裹中蟠一小蛇見人遽動作勢上下病已若失舉家驚服叩其所以云多年陳穀蛇交其上餘瀝黏著誤入腹中乃成此物少停即洞胸腹出矣僧徑裹蛇而去愚謂二證皆不易識大凡腹中卒然大痛在飲食後而無別證可憑者無非中毒也重用玉樞丹研灌似亦有效

海州劉氏子五歲出痘偏體疙瘩大如甌凡三四十枚醫皆不識一老嫗見之曰此包痘也吾所見併此而二決無他虞六七日疙瘩悉破內如榴子層層灌漿皆滿真從來未覩者痘書充棟亦未道及可見醫理淵微即此一門已難測識矣

以上武進湯芷卿翼輿稗編

一婦免身後脬腸內積穢礙塞清濁混淆而大小溲易位而出以生黃絲絹黃臘白芨明礬琥珀劉末水丸猪脬一具煎湯下即愈

一人無故舌出於口寸餘或以巴豆烟熏之飲以清心脾之藥不效余取雞冠血塗之使人持銅鉦立其後卒擲於地聲大而騰病者愕顧視其舌已收矣或請其故曰無他舌為心苗心

主血用從其類也。必難冠者清高之分精華所聚擲鉦于地者驚氣先入心治其原也。

富人馮氏者寒熱如瘧。溲溺閉塞。少腹隱痛。汗出淋漓。醫以為瘵。頻服補劑。日益憔悴。余切其脈細重。按之沈緊而實。曰。此有積瘕。而成小腸瘕。於法當下。或謂病久尪羸。下恐有害。且其逆處安有積瘕。余曰。論脈如是。可詢病者。曾持重物否。其人以告病者。初不省。既而曰。一月前會携鋸方出。遭客至。匆遽復入。越日而寒熱作。得毋是耶。藥已徧嘗。而病不去。蓋從其治。遂用桃仁承氣湯。搗土牛膝根汁和服。次日腹下痛如刀割。殷血從溲溺出。如是數次。痛方已。病尋愈。

余視疾以之至先後為序。一日於眾中瞥見一人。額端已起白色。急呼前問所患。曰。臂有微腫。視之僅一小皰。因潛謂同來者曰。此白刃疔。色已見額。可速歸。危在頃刻矣。其人方出門。面部色漸趨口角。未至家而死。

有僕足跟腫。終日奇癢。余曰。此風瘤也。破之出黑白虱數百。癢止腫亦退。

一人患時疫。發狂譫語。若有物憑之。曰。不饗我。當取汝手骨。已而十指更墮。如勝。余曰。是謂筋解。實痿證也。古人治痿獨取陽明。脾主四肢。表裏相應。投以桂枝白虎湯。神識頓清。手指無恙。潘氏子。肋下腫潰。竅孔甚巨。孔中作聲。如嬰兒啜泣。余曰。是名淵疽。法不得治。其母哀請曰。是子少孤。婚又未久。一脈之傳。惟此而已。余聞之惻然。乃曰。但善調攝。更量力以行陰德。萬分。

一得<sub>不</sub>死。專恃醫藥不足恃也。母子唯唯受教。余乃日夜屬思。以謂症屬太虛。固當補益。但疽孔作聲。則內膜已破。氣從旁出矣。非護其膜。補亦徒施。以人參白朮烏梅炭白芨白蠟象牙屑猪脊髓和為丸。今日三服。以固氣。仍搗諸藥。益以生肌之品。製若餅。塞疽口。終綿裹。膏鉛卷其外。大膏藥蓋之。潤布纏縛其體。三日一易。復用參朮六味加龍蠟等品煎汁飲之。如是二十餘日。其聲漸除。三月餘而口斂。余初經治。不望其果奏效也。

鎮洋鄭秀才。頸下水涓涓不絕。已數年矣。醫為串漚。余視之。潰口三四。皆甚深。與曰。此古所謂蟻瘻也。用穿山甲炙存性研傅。果瘳。

有食阿芙蓉者。徧體發皰。痛癢交作。抑搔膚脫。終日昏瞶。言語誕妄。余曰。此中毒之最盛者。尋常解法。恐不及濟。用硃砂一兩與琥珀同研末。犀角磨汁。和三豆湯進之。神志頓清。而徧身無皮。痛不可忍。復磨石菖蒲綠豆粉如塵粘席。乃得安臥。不半月愈。

一婦患三瘡年餘。忽轉身發瘡。大皆如錢。瘍醫治久。轉劇。飲食不進。余曰。此伏邪走泄為瘡。三陰無恙矣。不可作瘡治。而以寒涼傷胃也。以四君子加著歸白芷數服而愈。

以上吳江陳夢琴案

昔在海門。有同事樊姓者。肩上患瘡。醫進荊防敗毒散。而寒熱大作。又進仙方活命飲。外敷三黃散。四五日。俠脊愀腫作痛。紅暈滿背。脊間高如覆碗。又飲內疎黃連湯。外塗鐵箍等散。更日服蠟礬丸。至十朝。黑陷聲嘶。嘔惡湯水。亦不能沾。十一朝昏暈不甦。前醫皆云毒盛無可

挽回招之不至矣。有故游擊楊公朝棟之孫忘其名。善治癰疽。因不識字。人皆輕之。辨證瀕危。不得已邀彼來視。笑曰。此非陰證。被寒涼遏抑所致。用吾藥而患處能高起者。尚可救。乃出藥敷瘡上。越日果高起。楊復視曰。能從吾言。此疾可生。第一不許服藥。第二不許忌口。緣現在粒米不進。必停藥三日。使胃中宿藥漸消。自能進食。雖不識字。而有如此見解。識字者宜鑒之。既能食。正宜投其所好。豈可強禁其口。而再絕其胃氣哉。通人論如此。則百二十日可以收功。後竟如其言而愈。至其所用之藥。留心揣測。終莫能識。然此證若於初起時。內以點舌丹汗之。頂上以蟾酥丸。或白降丹泄其毒。使有出路。必無橫潰決裂之禍。寒涼日進。而胃閉不納。蠟礬頻服。而聲嘶作嘔。釀成敗證。設無楊公。人亦但知其死於病。惡知其死於藥乎。舉世夢夢。良可深悼。

壬寅余在海門之東昌鎮。有徐姓者。患胸鏢腐肉。上至頂下至頸。左右至兩耳。醫不能治。余憫其貧。為設法。痊之。並不服藥。凡百四十餘日而收功。此開手第一證也。由是求治者踵門不絕。余初亦未知不服藥可愈。病因目擊楊公之法。而私淑其意。治之果應。始悟世之外科。朝涼暮熱。欺世盜名。殺人不可勝計。而無形跡可尋也。其始臨證。則曰死證也。或他人治過之證。則曰前醫誤治。不可救矣。皆為日後邀功避謗之計耳。可歎也已。

余在海門。見沈氏司炊者。患唇疔。自辰至午。口不能開。醫投葱礬。不能。吞用活命飲。亦無濟。易

醫屢進寒涼遂鞭腫至項色白不變最後一醫破腫處出血筋一條流血不止知飢不能食至三十一日而死夫唇疔急症也色白無紅陰證也發於手足陽明交會之所誤投寒涼越伐之藥內熱為外寒所束可知若初起時刺委中及陽明諸穴出黑血進點舌丹汗之外塗蟾酥或有可救惜諸醫皆不知也不然急症安能延至一月餘之久人不知死於藥也哀哉癸丑四月桐鄉屠甸鎮張德祥令正年八十一歲患腦鑠醫者皆云必死余視之瘡已潰爛不堪不卧者二十三日不飲食者五日平素體肥肌已削盡兩耳絕不聞聲脉象弦數性不喜藥一病至此亦未嘗一藥也諸醫皆謂不服藥以至於余謂潰敗至此尚可挽回者幸未服藥耳但須從我言行我法則五六十日可以收功蓋瘡口已深須開一孔泄其膿血若不從我言則下延及喉雖有神丹不可救矣病家唯唯遂開一孔去黑血蓋許膿亦相等明日頭重如失兩耳能聽且進粥枕許越五日復視腐肉下半脫盡新肉已生細視上半黑處尚未全死用物挑起其皮入藥於內令其每日抽換果得粘連凡九十日全愈其滿頭之髮皆白而爛處復生之肉新髮皆黑此人至今尚健益信享高年者不必服丸散也嗣有某等十餘人余悉治愈是此證並無死法曩上海望族王輯庭之嗣君年六十一歲患此證素識醫者謂曰少忍痛當為去之不聽踰旬漸大適道署延蘇州陳某治疾乃赫赫一時者遂請視之進以人參鹿茸等藥瘡勢已甚猶曰未也乃殺雞煎湯煮藥以進一服而口眼皆合頭重

如山證隨以敗。凡富貴之家。死於此者甚多。始則畏少痛而逆忠言。繼則慕虛名而受慘禍。非死於病。實死於醫也。願天下人少察狂瞽之言。毋蹈前車之覆。

發背之極大者。平湖郭相屏。所謂竟體發也。始醫者犀角黃連。致成黑陷。後醫者投桂附而作淋渴。飲食不進。或斷三日。或斷一旬。更醫數輩。技窮莫措。令郎肖屏茂才。求余往視。彼問曰。

曾見此大證乎。余實未嘗見。如許大證。欲安其心。慰之曰。吾所見有大於此者。不足畏也。為此取去腐兩椀許。病者即覺如釋重負。其子請用十全大補。余曉之曰。尊翁之所以絕粒者。

正坐補拓之故。胸次宿藥未消。今再峻補。生機絕矣。俟三日後。宿藥消盡。胃氣自甦。此症本由濕熱鬱蒸而成。癰疽大抵皆爾。若絕虛不過勞損而已。何致患瘡。蓋瘍所以最忌溫補。攻虐亦勿寒涼遏抑。寒涼以遏之。溫補以錮之。宜

其滋蔓日甚也。今惟導赤散驅其濕熱下行。至溺清則止。不刊論越五日復視。已能自起。在牀

沿叩謝救命。凡百八十餘日而全愈。在百日之間。曾患牙疳與竹葉石膏湯而安其人。至今尚在。設依立齋上渴下淋而用十全八味。安有生理。陳良甫云。既潰一毫冷藥不可進。其可

泥乎。

斜橋蘇氏婦。年二十四歲。患乳腫如懸瓠。潰處日流水。醫治二百餘日。略不見效。冬初求治於

余。視其面色青瘦。微嗽唇紅。音朗不嘶。寒熱暮甚。日進粥兩盞。飯半盞。所服之藥。洋參鱉甲。

丹皮之類。皆云瘡勞已成。不過苟延時日也。余知其因循誤藥致此。以紙拭入藥於瘡孔。囑

到家自為抽換。婦云：胃氣不佳，求賜一方。余曰：汝誤藥至此，尚不悟耶？傳藥五日，胃自甦矣。又問：完成勞否？余給之曰：後五日來。當贈汝妙藥，決不成勞也。忻然而去。越五日來，曰：余幾到家方暮，覺乳脹，抽去藥線，出清膿，枕許。是夜寒熱頓減。近來抽換，日得清膿杯許。今不煩如前腫硬矣。飯已可進兩盞。固求賜方。余曰：煎藥費事。余有合就丸藥，日服數錢可也。持去後。越旬復來曰：自服妙藥，胃氣勝于平時，惟膿水未淨，月事未行。求一通經方。余見其肌肉豐潤，兩頰紅暈，經已將至，若不與藥而另求內科通經，反恐誤事。仍以前丸與之。後即全愈受孕。其實兩次所用之藥，皆飯焦磨末，少加橘皮而丸也。余治六七年不愈之乳證，無不用藥線刀針愈者，不勝僕數。即如此婦，若不插藥，膿何由出？寒熱何由止？胃何由復？豈但瘡勞而已？殆無生理矣。設不傳藥，腸胃津液被伐，必致絕粒。嘗謂漢唐方士以金石殺人，賴高賢救止，而草木延年補益諸說，牢不可破。真醫道設而枉死者多矣。竊怪今之醫生，勸人服藥，吾不知其居心何為？或問：斷為死證而得不死，何也？曰：醫之所謂死證，彼自有死之之法耳。斷為死證而竟死，昧者必詫其術之神。而醫者亦詡其斷之準。而自鳴得意。悲夫！業醫者知此有幾人哉？

張德祥令孫患行程蹇，多醫不效。上至小腰腫如瓠，氣喘聲嘶，不食者九日。煩燥惡近人，近則熱不可當，多醫聚訟，或決之立斃，或決之成廢。邀余往，已暮，執燭視之。近燭則痛如錐刺，乃

父恐余用刀屢述羣醫之說余曉之曰汝不欲此子之生余不敢言既邀余來是欲其生也豈可隨聲附和袖手旁觀耶今之外科皆鄉愿也抄寫成方虛應故事並無真知灼見更可惡者造作疑似之言簧惑病家有如姦胥猾吏造案雖皋陶聽之猶以為殺無可宥要知腳跟之皮厚于牛領不能下潰必至上穿足面則不可救矣言未已病者曰怪道數日來骨縫雖痛難忍其妻跪求請救而一家數十口猶執不可余曰吾豈挾讐而欲害彼若決之而斃吾償其命可也衆皆咋舌不敢言遂決之出膿半盞敷貼已余至外廳晚膳未畢內報熟睡矣如之何余曰覺來要啜粥矣既而果然三日後喫飯四十日收功然人情畏痛苟安者多故庸醫之言易於入耳病無去路上潰足面腐及內外踝而遷延以死者比比也

屠甸鎮王某先患疔毒旋生背疽高腫不紅醫巫術盡家破而病日劇延余往視肌肉全消面無人色脉至斷續如絲按其瘡虛裏漫腫無紅證已七十六日矣流淚被面聲言救命音細如蜂深堪憫惻殊難措手問家痛哭而求設法余索其方視之先則犀角牛黃繼則參芪歸朮之類皆謂內有瘀血虛不化膿也余靜坐籌思七十餘日之瘀血既不化膿亦不消散乃脾胃被伐氣弱難潰內肌盡腐皮厚難穿日久力窮勢瀕於殆若不決則必死設決之而斯須斃命又當如何乃謂其父曰此證內肉盡腐外皮甚厚膿無出路以致背重如山肌肉日消而膿日多勢必消盡而後已吾今籌一死裏求生之法汝可導我復視其父從之因細按

其皮略無薄隙可乘不得已久按以亂之卒然一刺得膿四大碗幸未斃命隨以粥食調之越五日復視已能披衣起坐矣以上數證皆所謂養癰為患也古人原有刀鍼不可輕用之戒蓋為手法不精或輕淺之證及膿未成時而言也以決之之法誠不易易即辨膿亦其難脈訣洪滑為膿成而此證脈至如絲刺膿至四大碗脈豈可憑乎然此證若診於三十日內外未始非洪滑也惟醫家誤信補托可使自潰孰知欲拓其膿者反能化肌肉以為膿膿日多則氣血日少尚欲尋其洪滑之脈安可得乎千古明言未經人通與內科不先去病而欲補正以托邪遂致邪愈熾而正愈衰其脈日漸細弱也昧者猶譬刀針為鑿法嗚呼此與談性命而廢武備寇至不戰委而去之者何以異耶須知此膿不刺必與此身同就木而已余見如此斃命者指不勝屈故憤而為之豈好為瘍醫哉至髀上附骨疽遷延補托而膿隨身斂者則尤多也

一婦淵疽膿蓄不潰下至腰前至胸形容骨立聲細如蜂頭暈身熱不食延踰半載求治於余余亦不能措手實深慚愧然此二證皆誤於補托求潰孰知終不可潰元氣未漓者尚可決之求活元氣已漓者膿必隨身而殉

一膀胱癰脹痛求死膿自小便而出與八正散加琥珀乳香麝香而愈

一男子小瘰數日間全腐疼痛難忍與珠黃十寶而痛止腐脫

一男子臂腫如瘰痠木而硬醫投消散如故余與嶸峒九二服外敷解散之藥於腋間四面作